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包公案－龍圖公案 第三十一則 三寶殿

話說福建福寧州福安縣有民章達德，家貧，娶妻黃蕙娘，生女玉姬，天性至孝。達德有弟達道，家富，娶妻陳順娥，德性貞靜，又買妾徐妙蘭，皆美而無子。達道二十五歲卒。達德有意利其家財，又以弟婦年少無子，常托順娥之兄陳大方勸其改嫁。順娥欲養大方之子元卿為嗣，以繼夫後，言不改節。達德以異姓不得承祀，竭力阻擋，大方心恨之。順娥每逢朔望及夫生死忌日，常請龍寶寺僧一清到家誦經，追薦其夫，亦時與之言語。一清只說章娘子有意，心上要調戲她。一日又遣人來請誦經超度，一清令人先挑經擔去，隨後便到其家，見戶外無人，一清直入順娥房中去，低聲道：「娘子每每召我，莫非有憐念小僧之意乞今日見舍，恩德廣大。」

順娥恐婢知覺出丑，亦低聲答道：「我只叫你唸經，豈有他意？」

可快出去！」一清道：「娘子無夫，小僧無妻，成就好事，豈不兩美。」膠娥道：「我只道你是好人，反說出這臭口話來。」

我叫大伯懲治你死。」一清道：「你真不肯，我有刀在此。」

順娥道：「殺也由你！我乃何等人，你敢無禮？」正要走出房來，被一清抽刀砍死，遂取房中一件衣服將頭包住，藏在經擔內，走出門外來叫聲：「章娘子！」無人答應，再叫二三聲，徐妙蘭走出來道：「今日正要唸經，我叫小娘來。」走入房去，只見主母被殺死，鮮血滿地，連忙走出叫道：「了不得，小娘被人殺死。」隔舍達德夫婦聞知，即走來看，尋不見頭，大驚，不知何人所殺，只有經擔先放在廳內，一清獨自空身在外。哪知頭在擔內，所謂搜遠不搜近也。達德發回一清去：「今日不唸經了。」一清將經擔挑去，以頭藏於三寶殿後，益發無蹤了。

妙蘭遣人去請陳大方來，外人都疑是達德所殺，陳大方赴包巡按處告了達德。

包公將狀批知府提問，知府拘來審道：「陳氏是何時被殺？」

大方道：「是早飯後，日間哪有賊敢殺人？惟達德左鄰有門相通，故能殺之，又盜得頭去。倘是外賊，豈無人見？」知府道：「陳氏家可有奴婢使用人否？」大方道：「小的妹性貞烈，遠避嫌疑，並無奴僕，只一婢妾妙蘭，倘婢所殺，亦藏不得頭也。」

知府見大方詞順，便將達德夾起，勒逼招承，但死不肯認。審訖解報包大巡，包公又批下縣詳究陳順娥首級下落結報。時尹知縣是個貪酷無能的官，只將章達德拷打，限尋陳氏之頭，且哄道：「你尋得頭來與她全體去葬，我便申文書放你。」累至年餘，達德家空如洗，蕙娘與女紡織刺繡及親鄰哀借度日。其女玉姬性孝，因無人使用，每日自去送飯，見父必含淚垂涕，問道：「父親何日得放出？」達德道：「尹爺限我尋得陳氏頭來即便放我。」玉姬回對母道：「尹爺說，尋得孀娘頭出，即便放我父親。今根究年餘，並無蹤跡，怎麼尋得出？我想父親牢中受盡苦楚，我與母親日食難度，不如等我睡著，母親可將我頭割去，汝做孀娘的送與尹爺，方可放得父親。」母道：「我兒說話真乃當要，你今一十六歲長大了，我意欲將你嫁與富家，或為妻為妾，多索幾兩聘銀，將來我二人度日，何說此話？」

女道：「父親在牢中受苦，母親獨自在家受餓，我安忍嫁與富家自圖飽暖。況得聘銀若吃盡了，哪裡再有？那時我嫁人家是他人婦，怎肯容我歸替父受。今我死則放回父親，保得母親，是一命保二命。若不保出父親，則父死在牢中，我與母親貧難在家亦是餓死。我念已決，母親若不肯忍殺，我便去縊死，望母親割下頭去當孀娘的，放出父親，死無所恨。」母道：「我兒你說替父雖是，我安忍捨得。況我家未曾殺孀娘，天理終有一日明白，且耐心挨苦，從今再不可說那斷頭話！」母遂防守數日，玉姬不得縊死，乃哄母道：「我今從母命，不須防矣。」

母聽亦稍懈怠。未幾日，玉姬縊死，母乃解下抱住，痛哭一日，不得已，提起刀來又放下，數次不忍下手，乃想道：若不忍割她頭來，救不得父，她枉死於陰司，亦不瞑目。焚香祝之，將刀來砍，終是心酸手軟服寒，割不得斷，連砍幾刀方能割下。

母拿起頭來一看，昏迷倒地。須臾甦醒，乃脫自己身上衣服裹住女頭。次日，送在牢中交與丈夫，夫問其所得之故，黃氏答以夜有人送來，想其人念你受苦已久，送出來也。章達德以頭交與尹知縣，尹爺歡喜，有了順娥頭出，此乃達德所殺是真，即坐定死罪，將達德一命犯解上。

巡按包公相驗，見頭是新砍的，發怒道：「你殺一命已該死，今又在何處殺這頭來？順娥死已年餘，頭必腐臭，此頭乃近日的，豈不又殺一命？」達德推黃氏得來，包公將黃氏拷問，黃氏哭泣不已，欲說數次說不出來。包大巡奇怪，問徐妙蘭，妙蘭把玉姬自己縊死要救父親之事說一遍，達德夫婦一齊大哭起來。包公再取頭看，果然死後砍的，刀痕並無血涸，官吏俱下淚。包公歎息道：「人家有此孝親之女，豈有殺人之父。」

再審妙蘭道：「那日早晨有什麼人到你家來？」妙蘭道：「早晨並無人來，早飯後有唸經和尚來，他在外叫，我出來，主母已死了，頭已不見了。」包公將達德輕監收候，吩咐黃氏常往僧寺去祈告許願，倘僧有調戲言語，便可向他討頭。

黃氏回家，時常往龍寶寺或祈籤，或求籤，或許願，哭泣禱祝，願尋得順娥的頭。往來慣熟，與僧言語，一清留之吃午飯，挑之道：「娘子何愁無夫，便再嫁個好的，落得自己快樂。」

黃氏道：「誰也不肯娶犯人妻，也沒奈何。」一清道：「娘子不須嫁，若肯與我好時，也濟得你的衣食。」黃氏笑道：「濟得我更好，若更得佛神保佑，尋得孀娘頭來與他交官，我便從你。」一清把手來扯住道：「你但與我好時，我有靈牒，明日替你燒去，必得頭出來。」黃氏半推半就道：「你今日先燒牒，我明日和你好。若牒得出來，休說一次，我誓願與你終身相好。」

一清引起欲心，抱住要奸。黃氏道：「你無靈牒只是哄我，我不信你。你果然有法先牒出頭來，待明日任你抱。不然，我豈肯送好事與你！」一清此時欲心難禁，說道：「只要和我好，少頃無頭，變也變一個與你。」黃氏道：「你變個頭來即與你今日抱。若與你過手了，將和尚頭來當麼？我不信你哄騙。」

一清急不得已說出：「以前有個婦人來寺，戲之不肯，被我殺了，頭藏在三寶殿後。你不從，我亦殺你湊雙。肯，就將頭與你。」黃氏道：「你裝此嚇我。先與我看，然後行事。」一清引出示之。黃氏道：「你出家人真狠心也。」一清又要交歡，黃氏推道：「先前與你閒講，引動春心，真是肯了。今見這枯頭，嚇得心碎魂飛，全不愛矣，決定明日罷。」那頭是一清親手殺的，豈不虧心，亦道：「我見此也心驚肉戰，全沒興了，你明日千萬來。」黃氏道：「我不來，你來我家也不妨，要我先與你過手，然後你送那物與我。」黃氏歸召章門幾人，叫他直入三寶殿後拽出人頭來。將僧一清鎖送包公，一夾便認，招出實情，即押一清新首。仰該縣為陳氏、章氏玉姬樹立牌坊，賜以二匾。一曰：「慷慨完節」；一曰：「從容全孝」。又拆章達道之宅改立貞孝祠，以達道田產一半入祠，供四時祭祀之用費。家宅田產仍與達德掌管。